

宁夏作家作品选

下卷

2009~2013 ● 宁夏作家协会编



宁夏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编委会

主 任 郑歌平

副主任 苏保伟 哈若蕙

委 员 石舒清 郭文斌 郎 伟 梦 也

李进祥 闫宏伟 穹 宇

执行主编（上卷） 郎 伟 李进祥

执行主编（下卷） 梦 也 闫宏伟

宁夏作家作品选

(2009~2013) ● 宁夏作家协会 编

下卷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宁夏作家作品选:2009~2013:全2册/宁夏作家协会编.

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2015.12

ISBN 978-7-227-06263-9

I. ①宁… II. ①宁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8943号

宁夏作家作品选 2009~2013(全2册)

宁夏作家协会 编

责任编辑 丁 佳 赵学佳

封面设计 任凯莉

责任印制 肖 艳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5210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银川天之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0165

开 本 889 mm×1194 mm 1/16

印 张 54.25

字 数 1000千字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6263-9/I·1618

定 价 5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散 文

一只掠过窗棂的飞鸟	王晓静 / 003
我的电杆我的雀	李治山 / 006
生命的礼赞	纳莺萍 / 009
灯 花	张银江 / 013
晶莹剔透的巴颜喀拉山	杨继国 / 016
尚河纪事	冯 雄 / 020
城市亲情(外一篇)	郎 伟 / 027
变老的村庄	田 鑫 / 032
贺兰山上	马丽华 / 038
生命中那些难忘的眼神	陈莉莉 / 048

母亲的菜园	杨建虎 / 052
二毛皮	马凤鸣 / 054
清澈的琴音(外一篇)	杨风军 / 061
蜂题三则	苏小桃 / 067
老银川·沙枣树	辛 真 / 073
她想早点解脱	高耀山 / 076
老家的火炕	薛建民 / 079
生命的唱腔	赵炳鑫 / 082
窖(外一篇)	刘向忠 / 087
油面厂	林 混 / 094
泾源行	保剑君 / 097
那时花开	彦 妮 / 102
一封来自清代的邮件(外一篇)	牛红旗 / 107
听书 窃书 编书	
——“我与文学”三题	屈文焜 / 116
飞越喜马拉雅	
——出访尼泊尔、印度纪行	哈若蕙 / 125
七载丹青	梦 也 / 146
秦声汉韵“回中宫”	
——泾源果家山秦汉遗址考察散记	王治平 / 150
有关沈从文的几个片段	程耀东 / 157
乡间的邮电所	董永红 / 161
隐没地:一片荒土	刘汉斌 / 164

我是桥墩	闫宏伟 / 173
恩 典	查 舜 / 176
一对镢子留下的记忆(外一篇)	高丽君 / 181
我的拜家村	拜学英 / 190
柿 树	沙 月 / 195
鞋的故事	严龙宁 / 199
华山论险	火仲舫 / 202

诗 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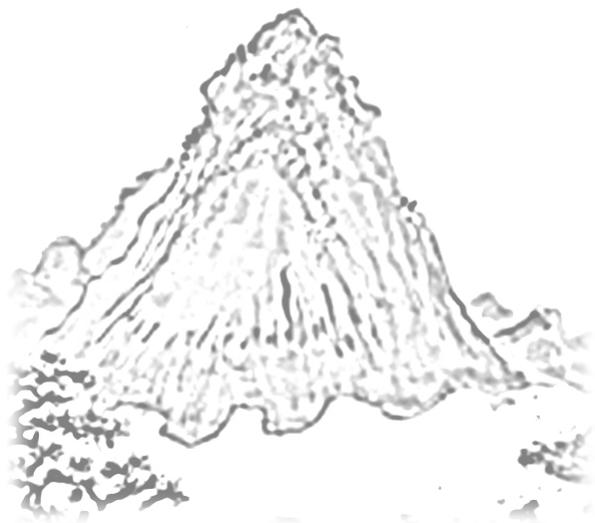
四只鸟(组诗)	屈子信 / 211
黎明,十二篇章(组诗)	秦志龙 / 215
野园集(组诗)	安 奇 / 223
神情柴达木(组诗)	牛红旗 / 228
无边的轻和远(组诗)	刘乐牛 / 238
荒芜之述(组诗)	杨森君 / 244
照 亮(组诗)	杨建虎 / 250
风吹草低(组诗)	田 鑫 / 256
群山记(组诗)	阿 尔 / 262
河 流(组诗)	李壮萍 / 269
爱情短诗(三首)	武碧君 / 274
野 荷(组诗)	张 铎 / 279
一个人的山脊(组诗)	雪 舟 / 288

明白我所知道的(组诗)	王佐红 / 292
她的绽放芬芳着静美(组诗)	李兴民 / 299
声音及背影(组诗)	洪 立 / 303
四月天(组诗)	张 联 / 312
萧关的鹰(组诗)	郭 静 / 321
在黄河流经的地方(组诗)	潘春生 / 325
秋意渐浓(组诗)	冯 雄 / 334
塞上风光(组诗)	杨 梓 / 339
在泾源的几个片段(组诗)	王武军 / 350
藏地谣(组诗)	王怀凌 / 355
崭 新(外一首)	查文瑾 / 361



SANWEN

散文



一只掠过窗棂的飞鸟

王晓静

秋天刚刚在大地上抹出一缕印痕，风沙就像受到惊吓的飞蛾，一粒粒飞扬起来，趁着风势连成一片，一阵风来，一片尘埃；一阵风过，沙落如雪。我站在窗前看着风尘掠过庭院的枣树枝头，向远处延伸，眼前的操场也堆满了黄沙，闭上眼睛等待风停尘住。时光细数着风尘印迹，一粒一粒，过了很长时间，才听到耳旁的树叶放慢了摇摆的节奏，轻轻地归于宁静。

窗户的玻璃也粘满浮尘，欲擦不净，我停下手中的抹布，霎时感觉自己的心灵像一粒尘埃悬浮在头顶上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飘来飘去总找不到落下的土地。尤其寒冬腊月，狂风肆虐，黄沙遍地飞舞。欲从天空中寻找飞鸟，寻找一只飞往远方的鸟儿，希望借着它的翅膀逃离这迷惘的空间，在一片草木绿莹的小湖旁散步。像一只悠闲的鸟儿，迈着轻盈的碎步，高昂着纤巧的头颅，探究草木与昆虫营造的天然乐园。于是，向往鸟雀飞来飞去的生活竟成了我始终不渝的心灵期盼。

回想起来，上小学或者更小些的年龄，那些鸟雀的影子就印在了我的心田。那时候，小草像大地的毛发覆盖了漫山遍野，由稀疏到茂密，我的活儿也就跟着来了。天天要去田间地头拔草，喂猪喂羊喂牲口。小小的个子，大大的背斗在身后晃荡，遍地杂草丛生。看看到处站立的草人，穿着蓑衣，戴着草秸

帽。大群麻雀在它们身后起起落落喳喳乱叫，它们却无动于衷，我就慌忙帮助草人承担责任，追来追去直到天黑。太阳从山口跌下去，母亲在大门口急切地一遍一遍唤我的小名，这才找到空空的背斗并从粮食地里跑出来，胡乱揪一些草，底下支上几个木棒，把草松松地堆在上面，就算找满了，然后有一声没一声一路应答着母亲的呼唤回家了。

日日重复这样无聊而又有趣的游戏。直到糊里糊涂地考完高中。那些草人永远以七八岁的情态立在我记忆的风雨之中。

古老的家园，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棵古树。古树已经干枯到自动脱去所有的外衣，只剩下枯瘦嶙峋的躯干。没有人主动去砍伐他或者想要用他做什么，因为它是太爷亲手种下的，它是我们这一支血脉的起点。这棵古树好几次在我梦里竟然长出茂密的绿叶，我不知道它的根有多深，但我知道它已经拒绝发芽了。我最想看到它的顶端，几个三角形的权桠上常常坐着两三个喜鹊窝。我的童年就是在喜鹊和麻雀的聒噪中度过的。偶有白脖子乌鸦从远远的山沟里飞来，呀呀地叫上几声，提醒人们稀客来了。我们都要追出去看一看，害怕它偷吃什么东西，而它高傲地昂着头飞走了，巧妙地留给我们莫名的牵挂。

冬天清冽的月光下，睡梦中也会听到猫头鹰的叫声，把夜色划出尖锐的呼啸，让人惊恐得以为要发生什么吓人的事情。最喜欢听的是喜鹊的叫声，尤其是星期天早上，再恰逢赶集的日子，喜鹊早早地叫个不停，妈妈一遍一遍地催着起床，说有人来怎么办？我们从被窝里探出头说笑着，看着母亲气愤而又无奈的表情觉得很有趣。起来穿好衣服走到院子当中，一抬头就能望见山路上一行行的人正慢慢地走下来。喜鹊一个劲地在大树上叫个不停，我心想，最好别有人来，一来就得吃饭、喝水，但也说不定外奶或者外爷来，那是让人高兴的事，会带来好多好吃的山里货。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外爷和外奶早已静静地躺进黄土里，说着凡人永远听不懂的悄悄话。

长夏的中午又闷又热，睡不着觉就在大树下抓石子玩，一树的麻雀开着莫名其妙的会。小喜鹊也多了起来，有时是哥哥上去从窝里掏下来放在背斗

里,大喜鹊在头顶上跳来跳去,一副打架的样子,我就不敢再看了,赶紧溜掉。后来小喜鹊就飞走了,印象中这种赏鸟的机会可真多,有时是小喜鹊自己从窝里扑棱出来,掉在地上我们都追出去看,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。那时候屋檐下还住着十几只燕子,春去秋来,那么多的麻雀、喜鹊、燕子飞来飞去,无忧无虑。我有时也做这样的梦,自己变成了一只鸟,在故乡的天空飞来飞去,然后就飞出了童年。飞出童年之后,就不知道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了,也不知自己忙着做些什么,反正再没有机会飞回来了。这几年忙忙碌碌把儿子当作小鸟来养,喜鹊的叫声早已隔得很远很远了,想要看看喜鹊的身影都无处可寻,城里有树木长在水泥路与高楼之间,车往人流,但就是找不到一只栖息的鸟儿。

在小城一隅的一座庭院,我终于拥有了三棵树。我希望能有一只麻雀,最好是喜鹊选一棵歇息一会儿,给我的小小院落营造一点童年的氛围。可是很长时间里竟然没有一只鸟前来驻足,只有稀疏的树叶孤独地摇荡着,然后片片飘落。这一天总算有一只鸟儿从窗前飞过,斜斜的影子让我心里一热。它是冬天里唯一敢出来巡游的一只勇敢的挑战者,可是它走了。我和三棵树孤零零地相互呆望着,目送掠过窗棂的鸟儿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。

(原载《朔方》2009年第4期青年作家专号)

我的电杆我的雀

李治山

窗外的麻雀又要食了。它们的小嘴流利地叫着、唱着，小脑袋滴溜转，翅膀扇得呼啦啦响，直把我从热被窝里叫起来，拿着小米站在窗户前，它们才“忒儿忒儿”叫着飞起来等待我把小米撒进食碗里……

这些麻雀不是我的宠物，它们属于我的几家邻居的一部分，是懂照顾邻里、维护环境的“租房一族”。它们住的是一对老喜鹊的旧巢，喜鹊夫妇几次拆迁后不再回来，麻雀两口子趁机入住的。

我家窗外原来是有树的。五棵白杨、两株垂柳，还有一基门型电杆。曾有山里来的老家人戏言，那是五男二女一座门，是好风水。我刚搬进三楼，与白杨树上的两家喜鹊住得一样高。那时安静，清早起来写点东西便有思路。如挤不出好词，站在窗前看看喜鹊梳头，听听电流嗡嗡，也算是休闲，感觉颇充实。后来那五棵白杨、两株垂柳被砍伐，黄土地变成水泥房，两家喜鹊不知了去向……

人恋老窝，鸟恋旧巢。忽一日，发现拆迁去后的喜鹊又搬了回来，在电杆的横担上面建起了新房。我一眼就看出喜鹊的新房子有些临时搭建的味道——建材所用的树枝不似原来那样均匀，造型不似原来那样考究。大概是在一个多月后我才明白，喜鹊夫妇匆匆回老家建房，是要哺育它们的下一

代——四只美丽的小花喜鹊。

我常常站在窗前呆看这两样宝物，那喳喳叫着的花喜鹊和嚶嚶响着的变压器。我喜欢这闹人的傻鸟和黑笨的铁疙瘩，在别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，但于我确是再正常不过。我曾为了掏吃喜鹊蛋爬了多少树，磨破多少衣，挨过多少打。我曾为了读懂电气书花了多少钱，熬了多少夜，考了多少试。现在我家窗前的电杆上同时结出这样两粒果实来，我装出一副思想者般的模样为它们的命运担忧，自觉还不算太滑稽。

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那晚的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屋里屋外的空气湿润得能攥出水来。电视里远在欧洲的世界杯赛正踢得不可开交。虽然还没进入决赛，但小组出线的鏖战更令球迷着急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小区突然陷入一片黑暗——停电了！

尽管十分钟后小区重见光明，但瞬息万变的球场在这个时间里却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，不知其然的球迷迁怒于供电公司。供电公司追根溯源，罪魁祸首定为我家后院电杆上的喜鹊，它们没管理好它们的小屁股，把屎屙在绝缘子上造成短路跳闸……

供电公司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罚力度历来很大，派员工开着橘黄色的抢修车，没用吹灰之力便捣毁了喜鹊的窝。我的小老邻居似乎有些骨气，没过多久，电杆上就又有有一个鸟巢了！

“拆迁办”的同志再次进入我家后院时，我给他们提了个建议。我建议他们不要搞野蛮拆迁，要在讲人性化的同时加点鸟性化，给鸟巢来个整体搬迁。为此我大方地贡献出一根结实的尼龙绳子，让他们将鸟巢绑在了变压器下端的横担上……

然而，喜鹊家庭对这种貌似鸟性实则侮辱鸟格的安排万分恼火，它们集体蹲在电杆顶端喳喳叫着抗议了一个下午，第二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

喜鹊的离去带走了我窗前赏景的兴趣。几个月之后，我偶尔向窗外一瞥，竟发现喜鹊的旧居里住进一户麻雀！

我从小就对麻雀没什么好感。因为每到秋天，它们总是成群结队糟蹋生

产队的谷物。现在看来,城里的麻雀同样也是没志气没出息的,自己不动手,去住喜鹊的弃窝……

再次关注麻雀是在第二年的春天。那时,与我同时入住这个小区的很多老邻居都搬得不知去向,单元内十多户人家除我之外全是租住的房客。其间我家招了两次贼:一次撬门入室盗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,差点让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流产;另一次从后窗户爬上来,被我用枕边的一本厚书打了下去,在我色厉内荏的呐喊声中仓皇逃走。就在我四处看房准备离开的时候,供电公司为了可靠供电和美化城市环境,派人拔掉了我家后院的电杆,改用地下电缆供电。

就在拔电杆的那天,我发了善心收留了喜鹊窝里的那一家麻雀。原来这家麻雀并没偷懒,它们是在喜鹊窝里建了自己的小窝,成了大鸟巢套小鸟巢。供电局施工人员发现,小鸟巢里孵出的黄嘴小雀还没睁开眼,实在没法处理,突然想起我曾经是个鸟权主义者,就把难题推给我。

我双手捧着小雀巢,忍受着头顶上不断鸣叫的老麻雀地侵袭,寻找能够给这些小精灵安家的地方。然而,四壁高墙的院子除了倒下的电杆已别无其他支撑点,地上连一棵草都不见,更不敢奢望树木。最终,我只好连鸟巢带小雀安放在我家厨房墙外抽油烟机的排风洞内,回家拔下了抽油烟机的电源插头……

再过三个月,也许只有两个月,我就要搬家了。新家很高也很远。我还没来得及征求雀儿们的意见,不知它们愿意远走高飞,还是留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不使用抽油烟机的人……

(原载《国家电网报》2009年6月26日11版)

生命的礼赞

纳莺萍(回族)

这年冬天，连续几场雪使天气骤然变冷，俗语说：“小寒大寒，冷成一团。”气温创下入冬新低。“大寒”那天，银川的雪又洋洋洒洒飘起来，寒风夹着雪花飞舞，天和地很快变得浑浊了。

清晨，窗外已是银装素裹，堂姐家电话忽然打来，获悉她母亲马清花无常了。她母亲是回乡名人，堂姐父亲曾经七年担任纳家户清真大寺管委会主任，且多次修缮大寺邦克楼对清真寺做出了贡献，马清花作为他的妻子极为有名。虽说人老了离开人世亦是迟早的事，但听到这个信息，我依然觉得难过与欣慰的情绪交织心头。难过的是一位好女人永远走了！欣慰的是她苦难的一生终于了结了。

马清花一贯要强，辞世前一个月，我带几位客人到她家中，她还亲手擀了一张面，切细后在沸腾的水中稍煮捞起，配上浓香的羊肉臊子，抓把香菜葱花扔进碗里，浇勺红红的油泼辣子醋，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面条便呈现在客人面前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享受那顿美食之后，凭你吃遍天下各类面食，都再找不到那份感觉了。

马清花年轻时，据说很漂亮。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，嫁入婆家后便隐匿真名字，被叫作马氏。作为农村女人，出嫁意味着为男家繁衍后代，可马清